

用生命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

——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碑文敬读

□ 张鑫华

一座抗日烈士纪念碑，记载的就是一段中华民族抵御外侮的斗争史。

巍巍阴山脚下，滔滔黄河岸边，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公主府公园内，屹立着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纪念碑。

这座缅怀先烈、警醒后人的纪念碑，再现了87年前，中国军民在长城脚下奋勇杀敌、誓死捍卫国家和民族尊严的悲壮历史。碑文如下：

中华民国二十二年三月，日本军队侵占了热河，全国都大震动。从三月初旬，我国的军队在长城一带抗敌作战，曾有过几次很光荣的战斗。其中如宋哲元部在喜峰口的苦战，如徐庭瑤军关麟征、黄杰两师的中央军队在古北口南天门一带十余日的血战，都是天下皆知的。但这种最悲壮的牺牲，终于不能抵抗敌人最新最猛烈的武器。五月十二日以后，东路我军都退却了。北路我军苦战三昼夜之后，也退到了密云。五月二十一、二两日，北平以北的中央军队都退到古都附近集中。二十二日夜，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黄郛开始与敌方商议停战。

五月二十三日的早晨四时，当我国代表接受了一个城下之盟的早晨，离当时的北平六十来里的怀柔县附近正开始一场最壮烈的血战。这一战从上午四时直打到下午七时，一千多个中国健儿用他们的血洗去了那天城下之盟一部分的耻辱。

在怀柔作战的我方军队，是华北第七军团第五十九军。总指挥即是民国十六年北伐战争以孤军守涿州八十八日的傅作义军长。他们本奉令守张家口。四月二十九日，他们奉令开到昌平待命增援。命下之日全军欢呼出发，用每小时二十里的跑步赶赴阵地。五月一日全部到达昌平，仅走了二十四小时。五月十五日第五十九军奉令开到怀柔以西，在怀柔西北高地经石厂至南高庄的线上构筑阵地，十七日复奉令用主力在此地后方三十余里的半壁店、稷山营的线上构筑主阵地。他们不顾敌军人数两倍的众多，也不顾敌军器械百倍的精利，他们在敌军飞机的侦察轰炸之下，不分昼夜赶筑他们的阵地。他们决心要在这最后一线的前进阵地上，用他们的血染中华民族历史的一页。二十二日天将明时，敌军用侵华主力的第

八师团的铃木旅团及川原旅团的福田支队，向怀柔正面攻击。又用铃木旅团的早田联队作大规模的迂回，绕道袭击我军的后方。正面敌军用重野炮三十门，飞机十五架，自晨至午不断地轰炸。我方官兵因工事的坚固，士气的镇定，始终保守着高地的阵地。那绕道来袭的早田联队也被我军拦击，损失很大。我军所埋地雷杀敌也不少。我军的隐蔽工事仅留二寸见方的枪孔，等到敌人接近，然后伏枪伏炮齐出，用手掷弹投炸。凡敌人之长处到此都失了效用。

敌军无法前进，只能向我高地阵地作极猛烈的轰炸。有一次敌军一个中队攻进了我右方的阵地，终被我军奋力迎击，把阵地夺回。我军虽无必胜之念，而人人具必死之心：有全连被敌炮和飞机集中炸死五分之四，而阵地屹然未动的；有袒臂跳出战壕肉搏杀敌的；有携带十几个手掷弹，伏在外壕里一人独立杀敌几十个的。到了下午，他们接到北平军分会的命令，因停战协定已定局，令他们撤到高丽营后方。但他们正在酣战中势不能遽行撤退；而那个国耻消息，又正使他们留恋这一个最后抗敌的机会。直到下午七时，战争渐入沉寂状态，我军才向高丽营撤退，敌军也没有追击。次日大阪《朝日新闻》的从军记者视察我军的高地阵地，电传彼国，曾说：“敌人所筑的俄国式阵地，实有相当的价值。且在坚硬的岩石中掘成良好的战壕，殊令人惊叹！”又云：“看他们战壕中的遗体，其中有不过十六、七岁的，也有很象学生的，青年人的狂热可以想见了。”怀柔之一战，第五十九军战死的官和兵共三百六十七人，受伤的共四百八十四人。

五月三十一日停战协定在塘沽签字后，第五十九军开至昌平集结。凡本军战死官兵未及运回的，都由政府雇本地人民就地掩埋，暗树标志。六月全军奉令开回绥远复员。九月怀柔日军撤退后，傅将军派员备棺木殓衣，到作战地带寻找官兵遗骸二百零三具，全数运回绥远。绥远人民把他们葬在城北大青山下，建立抗日战死将士公墓，并且辟为公园，垂为永久的纪念。公墓将成，我因傅作义将军的嘱托，叙述怀柔战役的经过，作为纪念碑文。并作铭曰：
 这里长眠的是三百六十七个中

国好男子！

他们把他们的生命献给了他们的祖国！

我们和我们的子孙来这里凭吊敬礼的，

要想想我们应该用什么报答他们的血！

这座纪念碑由傅作义将军亲自筹建，于1933年9月动工，1934年春竣工，同时建纪念堂一所。纪念碑高约12米，呈三棱柱形，正面有傅作义将军题写的碑名“华北军第五十九军抗日阵亡将士公墓”。碑的下首嵌有一块石碑，上面刻有胡适撰文、钱玄同书写的碑文，碑的另两面，请名匠镌刻殉国英烈名字。碑址所在地，原为清康熙帝第四女美丽的固伦恪靖公主府第。当年，傅作义将军派人从战场运回并种下了367棵象征春天、爱情与美好理想世界的山桃树，连翘、紫丁香、榆叶梅点缀其中。每到清明时节，山桃花激情绽放，如霞似锦，高大庄严的纪念碑矗立在姹紫嫣红的花海之中。这是国内最早以抗日为主题的纪念碑之一，碑文因胡适、钱玄同两位新文化大师合璧而闻名全国，又被称为“白话文第一碑”“抗战第一碑”。

纪念碑落成后，时任绥远省政府主席的傅作义，召开绥远各界人士纪念长城抗日阵亡将士大会，国内和海外华侨知名人士送挽联深表敬意。百灵庙抗战胜利后，1937年3月15日，绥远军民1000多人在纪念碑前举行阵亡将士追悼大会，毛泽东主席和朱德总司令从延安给傅作义将军发来唁电：“先生领导全军将士御侮，屡挫敌锋，略洗吾民族所遭受之奇耻大辱。将士英勇杀敌成仁取义，伟大之精神是以昭示后世，风引全国。”

87年过去，这场气壮山河的长城抗战胜利战果，虽被国民党北平当局签订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彻底断送，但第五十九军将士不畏牺牲、保家卫国的伟大精神，流芳千古！

学习他们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第五十九军出击之前，长城沿线关隘守军在日军疯狂进攻下，大部相继失陷，人地皆失。面对日寇嚣张气焰，傅作义将军主动请缨，要求率部赴前线杀敌，誓雪国耻。全军官兵爱国士气高涨，怀一腔保家卫国热血。接到命令后，仅用24小时从张家口奔袭至昌平，在怀柔以西地域设防，誓与长城共存亡。



学习他们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参战日军装备精良，有装甲车、坦克、火炮和飞机等先进武器，拥有强大的制空权，多兵种协同作战。相比之下，第五十九军枪支陈旧，弹药不足，重武器奇缺，没有空中力量支援。但官兵们不畏强敌，置生死于度外，“虽无必胜之念，而人人具必死之心”。在敌军狂轰滥炸之下，不分昼夜赶筑工事，利用有利地形、坚固工事和大无畏勇气顽强抗击数倍于己的敌军，以血肉之躯阻挡敌于长城之外。

学习他们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交战一开始，日军即以飞机和火炮对我方阵地轮番轰炸，实施大规模步炮联合、步坦协同进攻。一时间，大地震颤，星月失辉，战斗打响即进入白热化。第五十九军官兵抱定“有敌无我，有我无敌”的牺牲精神，运用“近战狠打”战术，与敌展开白刃战，使敌重武器失去作用。至1933年5月23日下午1时许，连续打退日军7次

为了新中国——革命烈士纪念碑碑文敬读

新中国在联合国的首次亮相

□ 杜 敏

1950年6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宣布派驻菲律宾的美国第七舰队开入中国台湾海峡。突如其来的变局给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带来严峻的挑战。新中国派出代表团到联合国和美国进行直接交涉，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展示了新中国的勇气和自信。

突如其来的变局

新中国宣告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和政府决定乘胜追击国民党军队，一举解放台湾，统一全中国。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发表《告前线将士和全国同胞书》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一九五〇年的光荣战斗任务，就是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歼灭蒋介石匪帮的最后残余，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然而，正当全党全军紧锣密鼓进行军事部署之际，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爆发。

朝鲜战争使东亚局势骤然发生变化，美国迅速而坚决地对朝鲜内战做出反应，除了在朝鲜的直接军事干涉外，还首次对台海问题进行直接的军事介入。仅仅三天之后的6月28日，美国政府就宣布武装援助南朝鲜，同时以“阻止对台湾的任何进攻”为借口，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开入中国台湾海峡。此后，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队和各种以“顾问团”“考察团”名义出现的美国武装人员纷纷进驻台湾，美国远东军司令兼所谓“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亲自飞到台北与蒋介石密商共同防守台湾事宜。在这期间，美国总统杜鲁门宣称“台湾地位未定”“台湾未来地位的决定必须由联合国考虑”等，将溃逃至台湾一隅的蒋介石集团直接置于美国武装力量的庇护之下。

出乎意料的变局使刚刚从炮火硝烟中走过来的中华民族再次蒙上战争

的阴影。面对美国这一系列武装干涉内政、侵犯主权的行径，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不示弱，中国政府向美国连续提出严正抗议，进而诉诸国际舆论。8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总理兼外交部部长周恩来代表中国政府致电联合国，控诉美国的武装侵略，强烈要求安理会对美国的侵略行为作出制裁，并使其撤军。但是，美国政府也同样利用联合国对中国作出反击。就这样，联合国安理会的议程上就赫然出现两个重要议题：一是中国政府提出的“美国侵略台湾案”；一是美国政府提出的“中国侵略朝鲜案”。中美两国之间的争执摆到了联合国。

按照联合国宪章有关条款的规定，安理会在讨论有争端的问题时，应当邀请当事国“当堂对证”。因此，1950年9月29日，安理会通过决议，同意由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出席联合国大会和安理会，参加“美国侵略台湾案”的讨论，表达中国政府的立场。10月2日，这一决定由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赖伊正式通知中国政府。

联合国的“新人”

11月14日，由伍修权为大使銜特派代表、乔冠华为顾问的9人代表团离开北京向联合国所在地美国纽约或

功湖出发。因中美不通航，行程历经周折，直到11月24日的清晨才到达目的地。伍修权多年后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记下当时的真实感受：“我们清楚地意识到，这里不仅在地理上，而且在政治上完全是另一个世界。历史会记下这个日子的，1950年11月24日纽约时间6时13分，一架载有新中国的第一个出席联合国会议代表团的飞机，在纽约机场着陆了。”

代表团一下飞机就感受到与中国友好的国家代表、各国报刊记者、中国华侨、美国进步人士和美国和平组织成员等的热情。代表团在机场对各国记者发表了简短的声明，并通过报界向爱好和平的美国人民致意。此后几天，不断有美国工人组织和友好人士送来鲜花，还有不少美国和英国的进步团体给代表团发来电报信函，表示欢迎和祝愿。

27日，中国代表团在安理会主席的邀请下，首次出席了联合国安理会。为一睹新中国代表的风采，这一天，许多人千方百计地弄到大会的旁听证，特别是在美的华侨和华裔，其中有著名的教授、学者，还有国民党官方人士，会场气氛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新代表团的到来都显得更为热烈。当中国代表一行步入会议大厅时，会议已经进行，正在发言的苏联代表团

团长维辛斯基立即中断自己的演说，临时插进一段欢迎辞：“请原谅，我暂且中断我的演说，我以我们苏联代表团的名义，借此机会向在主席的邀请下，现在正在会议桌前就座的中国合法政府的代表伍修权先生以及代表团其他成员致敬，并祝我们今天在联合国组织中开始的活動获得成功。”

在中国代表面前的桌子上，端端正正地摆放着写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英文字样的席位标志。这个小小的牌子，在大厅里十分醒目，新生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冲破重重封锁，就这样登上联合国这个世界政治舞台中心。

没有硝烟的战场

28日下午，联合国安理会开始讨论中国提出的“美国武装侵略台湾案”，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发表了长篇演说。

伍修权针对“台湾地位未定”“台湾中立化”“美国托管”等谬论，引用1943年的开罗宣言、1945年的波茨坦公告和1950年1月杜鲁门关于台湾属于中国的承诺，一一予以反驳，他指出，“美国的真实企图是如麦克阿瑟所说的为使台湾成为美国太平洋前线的总枢纽，用以控制白海参崴到新加坡

的每一个亚洲海港”，把台湾当成美国的“不沉的航空母舰”。发言还对美国代表奥斯汀“美国未曾侵略中国领土”的狡辩进行反诘：“美国的第七舰队和第十三航空队跑到哪里去了呢？莫非是跑到火星上去了？不是的……它们在台湾。”“任何诡辩、撒谎和捏造都不能改变这样一个铁一般的事实：美国武装力量侵略了我国领土台湾。”

最后，伍修权代表中国政府向安理会提出了三项建议：第一，谴责和制裁美国侵略台湾及干涉朝鲜的罪行；第二，美国军队撤出台湾；第三，美国和其他一切外国军队撤出朝鲜。

中国代表团这个发言共约两万多字，讲了近两个小时，不仅美国电视台实况转播，第二天各报也纷纷刊登有关发言的消息和内容摘要。

29日，安理会讨论美国提交的所谓“中国侵略朝鲜案”，会议安排南朝鲜的代表第一个发言。中国代表为表示抗议，坐到大会的贵宾席上只参加旁听，之后是蒋介石代表蒋廷黻发言，蒋的发言无非是为美国的行径开脱，表明美国从来没有侵略中国。中国代表一一驳斥，并对蒋作为中国代表却用英语发言提出他能否代表中国的质疑。

在30日的讨论中，针对美国代表奥斯汀操纵表决机器，否决中国提案的企图，伍修权再度作了发言，他用美国舰队侵入台湾海峡的事实，朝鲜战争以来美军飞机侵犯中国领空、毁坏中国财产、杀害中国人民的确凿数字，以及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支持蒋介石进行血腥内战的历史，责问美国代表：“这是不是侵略？这不是不是干涉中国内政？”

尽管中国代表据理力争，但由于新中国政治影响力尚小，也由于对手美国对联合国的操控强大，12月7日，联合国通过决议，将诽谤“中国侵略朝鲜”的提案列入联合国大会议程。中国代表在此提案宣布通过后愤然离席，临走前抓住最后机会，在会上表达了中国人民反抗侵略的坚强决心：“只准帝国主义侵略，不准人民反抗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到12月中旬，由于联合国无限期休会，中国政府发表声明撤回代表团。行前，中国代表团将原拟在联大第一委员会发表的关于美国侵略中国案的发言稿，正式提交给联合国秘书处，要求他们将此列入大会文件。在纽约机场，中国代表团再次向报界发表了声明：我们为和平来到美国，虽然我们有利于和平的提案被美英统治集团加以拒绝，可是我们并不失望，我们将为和平继续奋斗。30日，中国代表团分批回到祖国。

中国的这次联合国之行展现了新中国的坚定姿态，并向全世界发出新中国的声音，因此成为共和国成长记忆中永恒的瞬间。

